

MAY 3 0 1927

57

L'ÉDUCATION FRANCO-CHINOISE

Revue Mensuelle

中法教育界

第六期

No. 6

中華民國十六年四月一日出版

北京圖書局

中法教育界第六期目錄

	頁數
孔德(附孔德肖像及有關孔德事蹟畫片七幅).....	一
孔德論人類知識進化律(蕭子昇).....	九
紀事	二四
里昂中法大學新出刊物——現在里昂中法大學之北京中法大學畢業學生組織同學會——里昂中法大學學生新得理科博士——居禮學院學生春假時西山旅行——中華化學社之組織	
雜俎	三一
金腦人的故事(鄭子修譯)	
離家之晨(何生)	
論中國洋車夫的苦况生活(法文稿，蔡毓如)	
淪落客到處都是個孤單者罷(阮伯熙譯並附原文)	

孔 德

Auguste Comte

也卒爲閔。惟學實驗，學繁之。家，平述學不神曰實學學他。爲丙今也。學年生著哲：曰三爲數物謂也即，者數八；氏驗三種一；漸謂生即學者甲說言及十年孔實三。理當又；諸簡賴諸名家九五。爲有反哲均氏學學之，之上爲學百十久則學相想者孔化原舉復乙以奉哲七四甚者哲且懸二。爲所繁如。不。大千百者著，而曰前代理乃上而。比無國一八授最意，二；更物，以單藉例，法於千教其之同；理所，學於簡資之家。德生一學，氏相理哲理文會本由所乙學。孔。於數富孔不哲驗哲天社皆理之賴科。



孔 德 肖 像

孔 德 之 生



孔德生後其母 Rosalie, Boyer 抱以告神之象

孔 德 之 死



孔 德 死 時 其 親 友 環 哭 之 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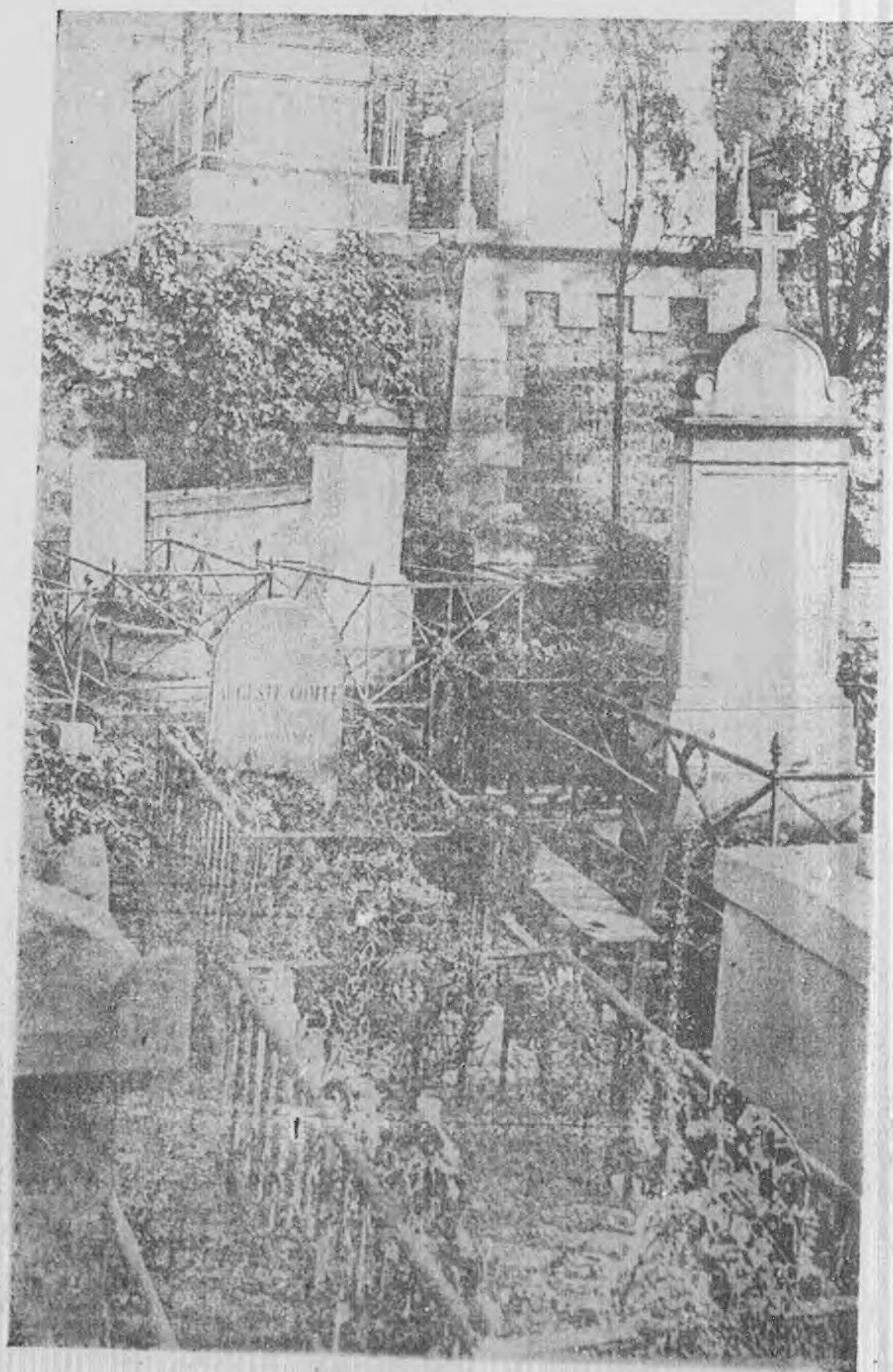
孔德住宅



自一八四一年七月十五

日至一八五七年九月五日即其逝世之日孔德住此現改作第一人道觀

孔德之墓



現在巴黎 Père—Lachaise

大墳場墓下爲其最忠實之義女Sophie Blaux之塚

友 摯 德 孔



CLOTIDE DE VAUX, Immaculé Inspiratrice d'Auguste Comte.
Clotilde de Vaux 死於一千八百四十六年四月五日在孔德死前約十一年孔德一生精神之安定學說之大成得助於彼者至大至多其詳另有專書

孔德義女



孔德最忠實之義女Sophie Bliaux
之象即前圖孔德死時伏床痛哭者孔德生時最鍾愛之

孔德論人類知識進化律

蕭子昇

孔德論人類知識進化律或三級律，是孔德哲學學說中最重要而最基本的一部份。國內學術界對於這幾個名詞與學說，曾有片段的介紹。此文係舊譯孔德實證哲學講義第一章，對於三級律的講述較為詳盡而有系統。故就原文節目，略為變易，披露於此。譯者識。

我們任何推理，無論在個人中或是在種族中，都會必然地順次經過三個不同的理論階級：即「神學」，「玄學」和「實學」是。牠們底性質，凡稍微懂得牠們的普通意義的人，便至少可從這幾個習慣名稱上找得出來。

這第一個理論階級的存在，從各方面看來，在最初是不能免的；但此後便只當算做一種純粹的初期思想罷了。第二級呢，牠不過把第一級造成了一種含溶解性的變體，很合乎一個過渡，便漸次引向第三級進行的趨勢。惟有這第三級，才是完全合理的，在各種方式中能完成那人類理性的確定法則。

神學階級或虛渺階級

我們的推理，在那最初的神學必然發展中，對於那些最難解說的問題與那根本不可確切探求的事物，常極自然地表現出一種神話的學說來解釋。雖則在我們今日看起來，覺得那些都是不得解釋的，而在當時，却與人類的初期智慧之實在地位十分諧和。因為人

們常自然地去尋找那一切事物的根源，和眼前各種現象的前後必然因由，以及牠們發生的根本形式；總結一句話，就是所謂絕對的知識。這種最初的要求，即是人類依憑自己的直覺，拿一切外界現象看做一種和人類自己意志及動作的表示於外一樣，即視外界現象，乃「神人」爲之主宰發生於其間，這種解說在當時的人們，也甚爲滿足。但我們爲得要十分了解這個根本階級的神學思想，——這思想，由其漸漸發展，已成了個有系統的學說的，——萬不可自限於牠的最後一神教的變象。因這種變象，雖是牠的進化，但完全不是牠的本質；所以我們從那三個相連續的進步的主要形式上去估量牠的根本原性時，必須用着真的哲學眼光去觀察牠的自然進行的全體。

那時的人認定一切外界物體都有與我們人類同樣的生命，並且依照他們底強烈行爲看來，他們的生命還要比我們的更加強大；於是便直率地創成出一種純粹的拜物教來。星象的崇拜，便是這神學階級第一期最高度的特徵之表現，也就是剛開首分顯出高等動物所寄託之精神現象的一個時期。到現在，雖然這種神學哲理的初期形式還顯然存在於各種社會的文化史中，但牠已只能直接地管轄世界三大人種中之最少數了。（按這是指黑種而言）

到了牠的第二期，神學思想便明晰地表現出理想之最高自由權力，今人所常誤與拜物教相混的多神教，於是成立了；「本能」和「情感」也就在此時競誇於各種學說中。初期的哲學至此受一種很深

的變化，這種變化是適應牠底實在生命之全體——就是已由此轉入物質的實體的生活——的需要的。在這個變化後的哲學神秘地輸入於各種無形的虛體上，而這些虛體中間繼續不斷的活動，從此便成爲一切外界現象以至人類現象的泉源了。我們研究神學思想，主要就在這個爲今人所不重視的有特性的時期裏，因爲這個時期，神學思想已充分發達，且能顯出一種爲別的時期所不能顯出的純粹色彩；在這個時代無論從精神方面與社會方面看來，都是牠的權勢最強盛的時期。人類的大多數完全不能超出這樣的一種狀態。那個狀態，在現今三大人種的大部分中，仍然始終不會更變。（按這是指黃種而言）

在神學的第三期裏，一神教便開始了。在實際上，尤其是形式上長期影響於社會初期哲學到此已露衰敗的情狀了。前此人們完全爲情感所驅使，有此時期理性的支配已大得勢力，而神學時代的思想漸歸消滅，將以定則代牠興起了。這個一神教的派別甚爲複雜，存在於大多數白種人中；各以其宗派爲是，對於前二種的宗教不肯加以一種公平而且合理的比較，以致在牠的價值的正確估定上至今還常常生出許多障礙。

雖然這時期底哲學推理法，在現在看來一定覺得不完全；但我們應當知道：現在人類的思想狀態都是和以前一切思想狀態有密切關連的，所以這種哲學推理法也一定是必然不能免的。雖在今日假使我們要去直接探討各種現象所發生的根本狀態之不可捉摸的神

密——尤其是在我們還茫然於牠的實在公律的各種現象——的時候，我們不知不覺中就墮入於神學說了。當人們一旦為情感所戰勝時，雖卓越的思想家也不能抑制他們對於真實真拜物主義之自然本性來。如是說所有的神學之解釋在近代西方人中已經被推翻了。這只是因為神學中神秘的探考業已漸漸在吾人智慧中根本上受了排除，因我們已漸次拿有效力的而且能與我們的真正要求相和諧的知識去代替了牠們哪。就是在一個真正的哲學思想已對於那些最簡單的現象以及在一件最容易的事情上得着優勝的時代，每每當人們要去找一個任何變象的初因時，例如 Malebranche（十八世紀人）對於球的被動常常有借助從一個超然的主動之力為直接主使球動的原因。在別一方面，這樣的嘗試，到現在雖然似覺幼稚，然而牠確曾建設了決定人類思想進化的初期的獨一方法，而將我們的智慧自然地從那有缺陷的圈裏解脫出來；在那個圈裏，人類智慧在最初是被兩個有同等威權而且根本相反的情勢所包圍的。因為，現在的人認定除去依適當觀察之充分試驗外，要去建設任何一種堅定的理論都是不可能，但是在那時人類的思想除受某種預先設定的推理法之指揮外便永久不能同那些經驗和觀察相融洽，甚至不能相接觸。故雖這些缺乏根本實在的推理是空虛的，但却不可少。幸而這些原始的概念，不是成立於長期的醞釀，僅是由一種率直的本能衝動而自然產生的特殊哲學，這是極微幸的事。這就是神學的原理之特點；沒有牠，我們便可說，人類的智慧將永遠不能逃去原始的混沌狀況，

並且只有牠才能運用那活潑的推理力，漸次造成了一個完善的邏輯定則。本來人類思想原始的欲望 是要對於那些不能解決的問題，而喜歡去解決。但這樣困難的問題，尤非人類薄弱的聰明能力所能奏功，所以必需藉助於神學的概念而後才有一種毅力與興趣去研究，始能得到確定的結果。而即在今日還有許多無學識之徒常藉一種神話體的學說去討論那些日常的事呢。甚且誇張人類無上的權力，似能改變外界的現象而為他的應用與驅使。這些謬想到三世紀以前，在那進步人類中，一些星象學和金石學的傳統觀念——就是原始思想之科學的最後遺跡——才無施用於日常事物的觀察中呢。如 Kepler (1571—1630. 德之星象學家) 和 Berthollet (1748—1822. 法之化學家) 所前後指出的事，大可參考。

如果這部著作的性質，能允許我把所有社會的最高需要之不可抗拒的影響充分指明出來，——這種指明詳在我的『實證哲學底系統』烘托出來。我們開首滿可以證明神學思想是如何地在那倫理觀念的永久結合中，因為倫理與政治乃是極複雜的問題，必在文化進步的人民才能了解其意義，而今乃由神而學實用之，使倫理與政治得有基礎，未始非神學之功。今人蔑視(尤其在那些多神教徒中)，這樣神道設教的社會組織的道理，以謂那時人民何以出此下策，這真是一個盲目的批評。但是，我雖不能在這裏把牠證明出來，我們却應當知道那些初期的哲學對於人類社會性之發展和對於人類智慧之發展彼此同是一樣重要的；牠最初一面建築一些為社會關係的擴

張與鞏固上所不可少的普遍學理，一面又自然地引起了那時適於存在的惟一神權。

玄學階級或抽象階級(Etat Métaphysique ou Abstrait)

那個確實適應人類幼稚時代的唯一哲學之暫時性和預備性的哲學，簡略說來原要把從牠自身跳到思想成熟的地位。如果不藉着一種擔負過渡任務的媒介哲學之輔助，無論想在個人中或社會中去達到，都是不可能的。在不能陡變的人類智慧進化裏，能夠把純粹的神學階級無形地轉到明確的科學階級，這就是正真的玄學階級所分擔的特別任務，雖然實際上，牠這種雙關的地位，對於神學比對於實學接近得多。在這個階級裏，那些統制一切的推理仍然保存牠在絕對知識中之習慣的原有本性；只有那解釋方法却受了一種絕大的變化，而使實證思想更便利地發展。玄學實在同神學一樣，專是解釋一切事物的內性，根原和命運，以及所有現象的產生形式；不過牠漸漸用本體(entité)或物性的抽象觀念(abstraction personifiée)去代替了純粹的超然支配者；因此，在應用上常常可以被人叫作本體論(ontologie)。這樣的一種對於最複雜以至最簡單的現象，都用了最關重要的哲學推論法，在牠的長期統制時代內，曾每日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有價值的遺跡，這在現在是極容易觀察出來的。這些本體在歷史上直接成功了牠們的雙關本性，因為人類思想，可以隨照他接近神學階級或實學階級的不同，在每個互相關連的玄學本

質上，隨意指出一個超然勢力之真正出處或者一個目前現象之簡單的抽象名稱。這時已經不是純粹想像統轄一切的時代，而且也不是真正的觀察時代；不過在這時候，推論已十分擴張，並且正在模糊地預備作那科學的試行。此外，我們應當注意牠的推理方面，因隨着牠缺乏觀察專尚推論的固執趨勢，在起初是十分誇張的；這種趨勢，常常可以表現玄學思想，以至牠的主要組織之特性。由有系統的思想推論到宇宙間一切繁賾到的現象，總須有統一的本體，這個本體就是「自然」nature，他們把這個「自然」去代替一神教的「神」，實在較為切當。

爲要精確地了解尤——其在現在——這樣哲學在歷史上的影響，我們在牠的本性上必須認牠只是一種批評的或分解的，哲學不是能夠建設的學說哪。所以牠僅爲過渡的將不能永久存在的，這種雙關的玄學思想還是根本地保存那些神學的主要原則，不過牠把那神學的威嚴和固定性漸漸消滅了；却是實際上，當那在人類進化中曾有長期之進步的舊制度，到了牠的過渡延長的程度，而還要無限地維持牠那幼稚時代的狀態時，玄學階級之過渡的主要功用，在各方看來，就是存在於這樣一個與神學階級相似的變形中。玄學實在不過是一種由於那些把神學緩緩溶解，使實學漸漸得了生長發榮的機會，牠不過是維持一些概括思想之進行的暫時特性，一直到人類思想能夠接受一種美滿的實學時爲止。玄學——或本體學——依着牠的矛盾性質，常常陷在一個進退維谷的景況中：有時爲要滿足牠

的指揮的身分，便發生一種神學階級之無益的復辟傾向；有時又想脫離神學的壓迫威勢而入於一種純粹反對的情境。這種必然的模稜形勢，不但現在對於那些頂困難的學理是如此；就是從前玄學時期之經過中，因牠在那樣一種組織薄弱的哲學推理法下，即關於那些最簡單的學理也是如此。如果公衆的理性，自許久以來在某些根本的意識上還不曾脫離這種形勢；那末，我們便可放膽地肯定這二十世紀來理性在外體生存上所引起之無意識的種種懷疑，現在仍是必然地存在，因為理性從不曾拿一種確定的理論將牠們消滅。所以結果，我們可以認定玄學階級在人類由幼年到成年間的思想進化上，無論個體的或團體的，好像是一種自然的慢性病。

由歷史看起來，似是玄學思想僅在多神教時代才發生的，實則，由拜物教到多神教之初期的變遷，以完成那純粹超自然的活動；就是玄學已經發生功用的證明，因為這種由各個個體直接引出的活動，自會自然地留下一些互相關應的本體。可是，因為神學第一期的革命不能給任何一種真正討論的機會，所以本體學思想之干與到次期的革命時代，（一神教對於多神教的革命。）才開始充足地露其本真，以收束多神教而入一神教；在這中間，本體學當然是一神教之自然的代表。玄學底影響，起初一定彷彿是近於機械的，因牠在神學思想的衝動中，就如處在隸屬地位一樣；但以後，當牠立意要把神學的簡約性漸次推演至於通俗的一神教時——這種一神教，就是在各種必要上曾組成了初期哲學之可能的終極形象的——牠那

有溶解性的本性，就漸漸表現出來了。這所以自從神學系統在中古末葉必然地失掉了社會勢力以來，玄學思想便在最近五世紀中，漸漸地破毀那已成了逆勢的神學系統而消極地助成了人類近代文明之根本發展。不幸，自從牠這不可少的過渡的職務完成以後，本體概念之過度地伸張，常常至於妨害所有別種推理方法之實際組織；所以，在今日，這個還要保存牠在哲學思考中之特權的玄學思想，就是那個為真實哲學最後建設之極危險的窒礙。

唯實階級或實際階級 (Etat positif ou réel.)

(一) 主要性質：由觀察代想像的公律 (La Loi ou Subordination constante de l'imagination à l'observation.)

經過極長期的預備，結果，把我們人類漸次解放的智慧引到一個合理的唯實階級上面來了，這個階級的本性，在此地一定有一種與前兩階級特別不同的形式把牠表現出來。由這些長期的經驗，已經證明了初期哲學，無論神學或玄學之空泛的，專斷的解釋，根本是虛浮的；人類思想從此便拋棄那只合於幼稚時代之絕對的探討，而專致力於真實觀察的領域方面——就是專致力於適合人類實際的需要而為真正知識之唯一基礎的真實觀察。推理的邏輯一直到此時，無論在一種精密的或不精密的形式中，曾是專作純粹的推論；牠那推論，是根據那些不靠充足證據而常足引起無結果之爭論的混雜原則來的。凡一切思想，如從那本體的法則着想，我們可以指出

那所有不能給一件普通或特別法則簡單精確之說明的命題，自然不能供給我們任何一種實在而又明瞭的意義的。至於實學的原則之本身已就是一種實際行爲，所謂定律不過就關係事實上的求出一普遍的意義罷了。並且無論牠所用以探索一切的方式是純理的或經驗的，總之常是和那與牠的科學效率相觀的客觀現象直接或間接吻合。純粹的想像至此便必然地失掉了牠在思想界中故有的最高權勢，人類由此建立一個合法的邏輯階級，牠一切考究方法必然地隸屬於觀察，以繼續在唯實推理中，施行一種無限重要的機能，去創造或改良那固定的或臨時的組織法則。總之這表現人類成年時代之智慧的特徵的根本革命，把那不可捉摸的真正原因之測定拋棄不顧了，而代以存諸客觀現象中的固定關係——公律——之探求。無論對於那小的問題如『物的相撞』與重量的現象，大而有如人類之思想與行爲的結果，我們只可從中求其所以結果的各種相互關係，却絕不能滲透其所以產生的神秘。

(二) 唯實思想之相對性(Nature relative de l'esprit positif.)

我們的唯實研究，不但應拋棄那事物之來源和出向的探求，而專事系統的評判；並且，最要緊的，是應知道這些現象的研究，在人類組織和地位上，絕不能成爲任何『絕對』的，而總常是『相對』的。在這兩種見地之下，我們承認我們的各種推理法則之重要缺陷，而對於任何實際存在 (L'existence effective) 的完滿研究之能力還去得甚遠；我們一點也不能保證我們有求出所有實際存在——

即使是最淺顯的——之可能，這裏所謂實際存在之大部分，現今恐怕還是全爲我們所不知道哩。假使一個重要官能之損失(如目盲)能夠使我們對自然現象的全般秩序都會蒙蔽，那末，同樣說來，一個新官能之獲得，便也會使我們發現一般爲現時還是茫然的事實；或以爲人類官能已是極端完全了，這樣假設當然是極可笑的。比如沒有什麼科學能表現人類實在知識之相對性比天文學更要確當些，因爲牠探討各種現象只有運用一個官能，所以我們於此可以預料這個官能的消滅或變態上所受損失的鉅大了。在一般盲人中，不怕他們怎樣精巧，決不能得到任何一種天文學知識；推而論之，太空濛濛，並且有許無光的星球我們自然不知道牠們的現象了。這本書上，給了許多機會，使我們知道人類官能與外象的觀察有互相關係的大功用。

爲得要充分顯出我們所有實在知識的必然相對性之特徵，我們便應知道，假使我們的任何概念，本身當被認爲與人事現象一樣，這樣的現象，從哲學的眼光看來，並不單是個人的，同時又是社會的；因爲這個現象既然是由一個整體的繼續的進化成功而來——在這個進化中，其所有原素和變象都是自然地互相關連的。所以在第一種見地之下，如果我們承認我們的推理應當常常受我們個體存在的各種必要條件之支配；那末，在第二種見地下，我們同樣不能不承認我們的推理是隸屬於社會進步之全體；這是與那些玄學家所假設的絕對定則完全不能適合的。這樣看來，人類根本活動之普通公

律是存在於我們爲洽當表現日常所探討的外界對象之學理中；可是，因爲科學之成就應當只在我們人類各種實際需要所要求的範圍內求與理想界相接近，所以外界對象之真正內容，無論在何種景況中，不能充分地被我們估量出來，但現象自有實在的客觀性的存在，科學的研究即達到這目的爲主。在此應知唯實推理之第二種關係——即會的關係——在天文學之全部研究中，如從天文幾何學中所研究的地球之形態上，以及行星軌道之形式上等根原中得來的漸趨完善概念之結果時，表現牠的特性和第一種關係是一樣明顯。所以科學的理論在一方面爲得應當屏棄一切絕對觀念的虛誇，固然是必需一種很活動的性質，而另一方面，在牠逐漸的變更中却絕不表現那能引起更危險的懷疑主義之武斷性 (Caractère arbitraire)；牠的每一種連續變化，現在牠相關的學理中，都自然地保存一種無限能力，以代表爲牠的基礎的一切現象——至少也不至於超過那精密的原來限度。

(三)唯實律之目的：純理的推測。(Destination des loi positives : Prévission rationnelle.)

自從人們一致地認想像隸屬於觀察是爲一切純正的科學推論之第一根本條件以來，於是有一種曲解常常引起對於這個大邏輯的原則之濫用，以爲真實的科學不過一種不連貫的許多零碎事實之堆積，此種堆積除給我們以一點零碎的實在功用外，再沒有別的什麼了。因此我們應明白知道那真正的唯實思想離開經驗主義 (L'empirisme) 和離開神秘主義 (Le mysticisme) 的程度實在是一樣地遠；

就是在這兩條同等的迷途中，唯實思想應當去開闢新道：並且只有這樣一種難得而且重要的不斷貯蓄起來的需要，才能夠按照我們底初期見解，去證實那真正的唯實性 (Positivité) 是怎樣的應當充分培養，而使不致流於人類底幼稚狀態。科學實際是存在於各種現象的公律中；至於純粹的觀察無論牠是怎樣正確而且衆多，但牠對於科學的關係，除去供給一些不可少的材料外，就沒有別的。可是，當着觀察這些公律的固定目的時，我們可以說：真正的科學之組成，離開簡單的觀察很遠，牠常有竭力圖免直接的探討而代以此種理性的推測之趨勢，這並不是誇張的話；從理性的推測，在各方面就成爲唯實思想之主要特性，這點在天文學之全部研究中將會明瞭地指示我們。如此的一種推測——牠是從各種現象中的固定關係所發去的必然結果——絕不會使真實的科學與那空洞的博識 (érudition) 混淆的，因爲空洞的博識只不過是機械地收集許多並不會一一使之溶化的事物罷了。所有我們的這種純正推理之最大特性，對於牠們的實際功用與對於牠們的固有價值是同樣重要的；因爲各種完滿現象之直接探求，如果我們對於牠沒有一種先期的適當預見，那是不能使我們充分發現那現象之實在的。所以真正的唯實思想專是建築在爲預料而觀察 (Voir pour prévoir) 上面，就是根據自然律之不變性的普通道理以研究目前的現象而推斷將來的現象。

(四) 自然律不變性的普遍推廣 Extension universelle du dogme
fondamental de l'invariabilité des Lois naturelles.

這個在現象界還未充分發展的唯實哲學之根本原理自三世紀以來，因人們感於一些牢不可拔的絕對觀念，以致對於牠的真正根源幾是常常誤解，並且根據一種空洞而且龐雜的玄學論據，曾竭力把那只能由一種整體的同時又是個別的遞漸歸納法（*Induction graduelle*）所表現的現象，當作一種『生來的』，至少是最初的概念的看待；幸而至今牠——唯實哲學之根本原理——已漸漸開始成爲普遍的現象了。外界之探討凡不從外界相關係上探討起來，自然不能得到牠永久不變的定則。況且人類的思想，在牠長期的幼稚時代中，對於此種不變性更是無機會去得到呢。假使人類思想不會受牠必然傾向之牽引即是都看做爲一種自由意志所支配（*Volonté arbitraire.*）之下，或者不變的定則此時已經得到也未可知。在各種現象的每個進行中，一定有一些很簡單而且普遍的現象使那觀察的人常常引起一種『次等規則』（*régularité secondaire*）的混雜而又零落的感情。可是這種部分暫時的實證，自來就只限於那最少數最淺顯的現象中，並且當那超自然的勢力之干預引起了象現的常常混亂時，這種實証便一點也不能保持着了。所以在神學觀念的時代，這個不變的定則，自然是無法能普遍的。自然律之不變性的原理當在真正科學的工作能夠把牠在重大現象之全般秩序上確切表象出來時，才實際地得到一些哲學的固定基礎；這就在多神教之最末幾世紀中，牠才能成功於數理的天文學之根基上。照着這種有系統的看來，這個自然不變的定則的根本理論，就在那現象本身的公

律還一點沒有發現之先，牠已經由類推法而當然地向着最複雜的現象範圍裏擴張了。但是，除去牠的實用上之無結果外，這種空泛的邏輯上的僭越，在那時對於適當抵抗還保存着神玄學的幻想的精神界之最高勢力，還是十分缺乏力量。在各種現象之每個主要秩序上，建設那自然律之起頭的一個專門計劃，厥後為供給這種已經在已最進步的科學中開始表現不可動搖的勢力於一個如此的概念上，那已成爲不可少的了。然而這種實證却是不能變成十分強固的，因爲一個相類的醞釀，並不曾在一切根本推理上真正地發達，所以由那最複雜的推理所遺下的遲疑 *incertitude* 在這時一定多少要影響每種別的推理。我們不可輕視這個蒙昧的反動；就是現在，因人們對於社會學的公律還常是蒙昧的，所以物理關係之不變性的原理有時還成爲各種重大的惡化的主因，甚至在那純粹數理的研究範圍內，我們還看見日日發表一種或然性的假設的演算，此種演算隱隱地以爲一切實在公律在某些現象上，尤其是在那參加了人力造成的現象上，是不存在的。

但是，結果，當着這種普遍的擴張性已充分構成時，——在現今就是成就那最進步的人類思想之條件——這個哲學的重要原理便立刻得着一種確定的圓滿，雖然那大部份的特別形情之效用律我們還不能即時知道；因爲一個必然類推法在每個秩序中之一切現象上，對於那只能爲各種現象中之某幾種證明的現象，祇須牠們當中有一種適當的關係，這個類推法就早會把牠應用起來了。

紀 事

北京中法大學最近接里昂中法大學來信，略謂中法教育日趨發展，里昂中法大學的事務，也日益繁多，決定出一法文刊物，定名 Annales franco-Chinoises 不日即可出版，茲將其來信照錄於下：

Monsieur le Recteur,

J'ai l'honneur de vous informer que nous faisons paraître prochainement le premier numéro d'un bulletin intitulé "Annales franco-chinoises".

Ce bulletin est destiné à faire connaître en France l'existence et le développement de notre Institut, de même que le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franco-chinoise de Péking répand en Chine la bonne réputation de cette oeuvre.

Nous vous enverrons un certain nombre d'exemplaires du premier numéro de notre bulletin pour que vous puissiez le faire parvenir aux établissements et personnes susceptibles de s'intéresser à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Je désirerais aussi que vous puissiez le faire parvenir aux anciens étudiants de l'Institut qui ne nous envoient malheureusement pas leur adresse lorsqu'ils sont rentrés en Chine. Nous voudrions créer une association des anciens élèves de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Cette société aurait pour but principal de créer des liens amicaux entre les anciens étudiants en Chine, entre l'Institut de Lyon et ces mêmes étudiants. Les Annales franco-chinoises aideront à la création de cette société au sujet de laquelle je vous enverrai projet de statuts.

北京中法大學學生畢業後，資送入里昂中法大學者，已有多人，彼等為謀同學與母校及與里昂分校一切應辦事宜，特組織同學會，以利進行，日前有函寄本誌敘述此事，茲為披露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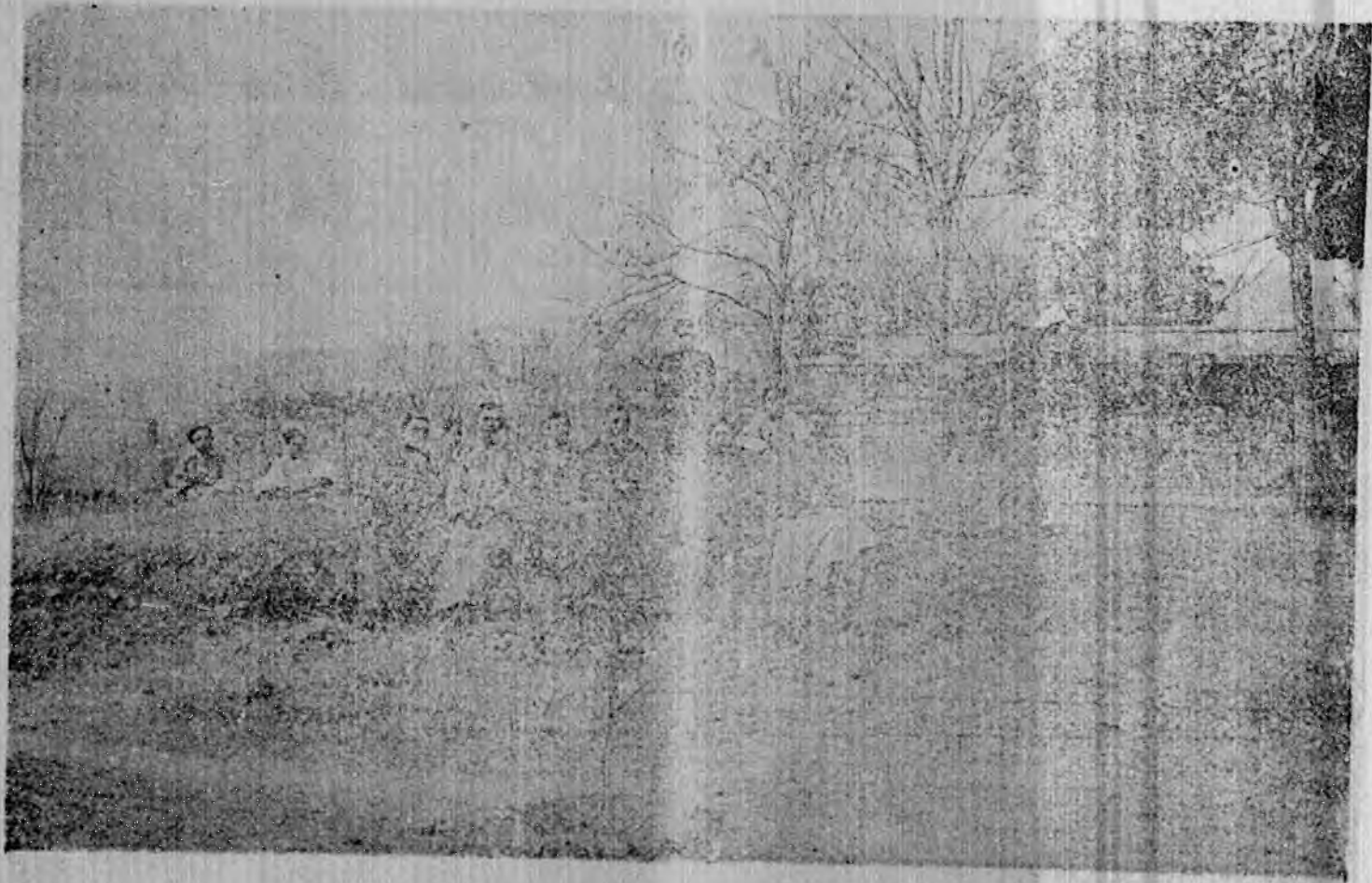
(上略)北京中法大學留學里昂海外部諸同學，因鑒於年來母校資送來此之人數，日益加多，特組織同學會，並推舉幹事一人，專理諸同學與母校及與里昂分校間一切應辦事宜，母校同學如有所託，本會自當盡力為之；特此奉聞，並祈登載。(下略)北京中法大學里昂海外部同學會啟。



上圖為現在里昂中法大學之北京中法大學畢業學生會影，圖中自左而右，前列坐者一劉文濤，二程鴻壽，後列立者，一彭禮端(即該會現任幹事)二鹿懷賢，三曹錫三，四尚武，五張齊振，六馮爾銓。

里昂中法大學學生博士論文，本誌前已披露十一冊，最近該校
寄來第十二冊，論文題為 *Sur quelques Propriétés des Fonctions*
uniformes. 著者即該校最近得理科博士學位之袁久祉。

本年春假，中法大學師生曾自由作郊外旅行，下列一圖即居禮
學院西山旅行團攝影的一種。



留法比同學多人，曾組織中華化學社，已歷兩年，成績甚好，
近更加奮發，廣徵同志，茲照錄其最近寄來的徵求社會通啓及該
簡章如次：

中華化學社徵求社員通啓

化學界的同志們：「中華化學社」是先後旅歐習化學的同學們所組織的，牠的名字或者早在諸位的耳中了。現在我們要生諸位之前把牠組織的意義和他進行的方針說出來，使大家充分的了解牠的性質，以便踴躍加入來共同工作。

人生是進化的歷程，在這幾十年進化途上的人們，應當努力於文化的進步；一方面既可使人類得到較多的幸福，一方面亦可藉以完成我們「人」的使命。社會上的事務是複雜的，然而分起類來也不過生產和分配兩方面。我們以為對於積極的生產方面，化學界的人們負的責任甚大，所以他們更應該格外努力。但是無論對什麼事業，非在社會上有一種堅強的「力」不易有所建設；化學事業方面何獨不然？像提高國內的化學教育，培養實業化學人材，興辦應用化學事業等；皆非有多數熱心的人們，協力齊心，共同工作，不足有所建樹。再回頭向各文明國觀察一下，牠們全有一個很強大的化學社，代表全國化學界：一方面為政府實施化學教育，發展化學實業的參謀；一方面增進化學學術研究的便利，統一對天然戰爭的戰綫。「中華化學社」的組織具有此相同的目的，想建立中國化學界人們的一個強固團體，以為將來興辦種種化學事業時一有力的顧問機關。統一化學名詞介紹歐西最新的化學學術，如：建設圖書館，研究室等等，皆本社計畫中應次第舉行的事業。

本社組織的意義，和牠進行的方針，雖如上所述，不過因時間，地址，經濟種種的關係亦不得不隨時變換而分緩急，現在多數社員，仍是旅歐同學，學業未竟，社務自不能兼顧，所以牠的暫時工作：是在使同志們互相了解其所學以圖收互助之效；是在調查歐土各地化學教育與化學工業的情形，以為學者與實習者的指導；是在發行刊物以為歐洲新學術的介紹和社員研究所得之發來地。我們更謀與各學科團體通聲氣，以共策科學之進步，並時時提有益之建議於國內各團

體機關，以謀化學實業之發展，和化學教育之進步，而使社員所學有相當發展之機會。但這不過是「中華化學社」暫時的方針罷了。

學化學的同志們，現在我們把「中華化學社」簡略的介紹給諸位了；諸位發展化學教育和化學實業的熱忱一定不減於敝社同人的，那麼請快快踴躍的加入罷。

中華化學社書記處

如蒙賜函逕寄下列地址可也

Monsieur Tcheoufaki,
Société chimique de Chine,
Institut Franco-Chinois,
Lyon, France.

中華化學社簡章

第一章 總則

- 第一條 名稱 本社定名為 中華化學社
- 第二條 宗旨 本社本互助精神以研究化學學理發展化學工業 促進化學教育為宗旨
- 第三條 地址 暫定里昂中法大學
Institut franco-Chinois St. Irénée Lyon.
但各地同志應設通訊員一人

第二章 社員

- 第四條 本社社員分實行社員及名譽社員兩種
- (甲) 實行社員 凡在國內外高級學校專門研究化學者 經本社社員二人之介紹 或自願加入 經理事部之通過 均得為本社實行社員

(乙) 名譽社員 凡化學名家及願襄助本社進行者得由本社敦請
為本社名譽社員

第五條 社員有享受本社各種設備之權利

第六條 社員有維持及發展本社之義務

第七條 實行社員有選舉及被選權

第八條 如本社社員行動有碍本社名譽者得由大會議決警戒或除名

第三章 組織

第九條 本社組織分理事部 專門部 編輯部三種

(甲) 理事部置

正書記一人 總理本社一切事務

副書記二人 助理社中事宜

會計 一人 司理本社收支事項

(乙) 專門部 分學理 應用兩科其組織細則由各該科另行定之

(丙) 編輯部置

正編輯 副編輯各一人協理編輯部一切事宜由社員于常年
大會時投票選舉之

編輯員 凡社員均有供給稿件之責任由總編輯徵求之

第十條 職員任期

理事部職員任期以一年為限於開常年大會時改選之

正副編輯任期定兩年但得連選連任

第四章 社務

第十一條 本社社務暫定下列各項

(一)刊行定期雜誌 (二)譯著化學叢書 (三)審定化學名詞

(四)代聘化學教授及工程師 (五)調查化學工業

- (六)設立理化圖書館 (七)代購化學工藝用具及藥品
(八)……………等等

第五章 會期

- 第十二條 常年會 本社每年舉行常年會一次屆時由書記召集之
第十三條 臨時會 遇有重要事故發生時得由理事部或實行社員十人以上之
提議交由書記召集之

第六章 社金

- 第十四條 本社社金分 入社金 常年金 臨時捐三種
(一)入社金 定中幣一元於入會時繳納之(在法比同志暫定十二法郎)
(二)常年金 定中幣二元(在法比同志暫定廿二法郎)
(三)臨時捐 遇本社有緊要需用由全體社員分擔之

第七章 附則

- 第十五條 本社簡章有未妥善處得由社員三分之一以上之提議於開常年會時經
半數之通過得修改之
第十六條 本社簡章於大會通過後發生效力

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廿日

印於里昂中法大學

雜 俎

La Légende de l'homme à la cervelle d'or.

金腦人的故事

Alphonse Daudet 著

鄭子修譯

A la dame qui demande des histoires gaies

致索愜意故事婦人書

當我拜讀尊函的時候，太太，我好似得了良心的責備。我自己懣怨自己從前所寫的那些憂鬱的故事，那末，今天我允許供獻你一點快樂的東西，很快樂的東西，說起來，為什麼我老是這樣憂愁？我在千里以外一個光明的山上，看見巴黎的烟霧在那奏樂和那造葡萄酒的地方，我住宅的周圍盡是陽光和音樂；白鳥的高歌，子規鳥的音樂；早晨，古兒立鳥叫：『古兒立！古兒立！』正午，就是知了；以後還有牧童的笛聲，葡萄園裏棕色小女兒的狂笑……實在的說，這真不是一個有憂鬱的境況；尤其是我應當趕快給那些婦女作點有趣的詩歌，多情的小說。

不對！我還是離巴黎太近，天天，憂聲怨氣直送到我的松樹林裏……當我寫這篇的時候，得到了可憐的Charles Barbara窮困的死耗；於是我的磨似乎也全穿了喪服。知了！古兒立！再會囉！我照什麼都是悲哀的了……太太，你看，所以今天不給你我允許給你的快樂小說，還是給你一個哀愁的故事。

從前有一個金腦人；真的，太太，是一個完全金的腦子，當他落生的時候，醫生

說這小孩子活不長久，因為他的頭太重，那蓋太大，可是他並沒死而活，拄柺杖在太陽T似的長大了；不過，他的頭總是牽累着他，看他走路的時候碰着物件真是可憐……他時常的跌倒了，有一天，他從一個高臺階上墮下來，他的腦蓋碰在大理石的臺階上如同金元寶似的碰響了，人都以為他碰死了；但是，把他扶起來一瞧，不過有一點微痕和兩三粒金星在他的棕色頭髮裏，因此他的父母知道了他們的孩子有個金腦子。

這件事起初是秘密的；倒是那小孩子自己什麼也不顧，他時常問他母親：『爲什麼不讓我在大門外同街上的小孩兒玩奕？——人家要竊了你去呢，寶貝？……』他母親同他說。

於是他很害怕被人竊去；只得在家裏他自己玩奕，話也不說，從這屋慢慢踱到那屋……

到了十八歲的時候，他的父母纔把他那天生來的怪寶與他說明；因為他們以為扶養他直到如今，只打算同他要點金子，那孩子當時毫不遲疑，從頭上扒下一塊核桃般大的金子，傲慢的拋在他母親膝上……後來，他『滿腔慾望』『耽于威權』脫離了他的家庭，到外邊盡量的消耗他的財寶。

奢靡氣派的生活，揮金不計的浪費，令人見了以為他的腦子是永遠不涸的……但是後來實在涸了，他的眼光減退，他的兩腮消瘦，末後，有一天，他早晨用奢侈飲食的時候，一人坐在餘燬之旁，烏光燈下，想起來珍寶的損失，他是非常的害怕了，從此他的用度也就有節制了。

以後他的生活別開生面；去過隱遁的生活，指手作工，如同慳吝人那般小心謹慎，不被一切誘惑，盡力忘掉剩餘的財產了……不幸，他的一個朋友知道了他的秘密，跟到他的住所。

一夜，可憐人頭痛得驚醒了，極厲害的頭痛；他昏迷的起來，在月光下看見他的朋友用大衣裹着東西逃走了。

人家又拿了他一點腦子！……

又不久，金腦人與一個異性發生戀愛了，這回他就完全失敗了，他迷愛的是一個棕色的少婦，少婦也是照樣的迷愛他，她也非嘗嗜好帽上的飾物——白羽毛——和靴上墮着的紫帶子。

在這愛人手裏消耗金子不過是一種快樂而已，她的偏情太多；但是他壓根覺也沒有拒絕過她一次，恐怕她難受，他永遠瞞着她他的財產的秘密。

『我們是很闊呀！』她常說，——哈！那是……很闊！』可憐人勉強答道。

他常向那無罪吃他頭的愛人親密的微笑，有時他害怕了，他很想作慳吝人；但是他的愛人常跳着向他要求：

『我的丈夫多闊啊！還給我買點珍貴的東西吧！』

於是她仍然依允著她。

這樣過了兩年；後來，有一天早晨他的愛人死了，也不知道因為什麼，他的財產快完了；以他所剩的金子作他已死的愛人葬埋費了，鐘聲的亂擊，悶車裏佈滿了悲哀，飾鳥羽的馬，毛絨裏竟是碎金粒，什麼他都以為不如意，現在他的金子還有什麼用？……他給了教堂，抬夫，花商；到處都給，他也不還價。

所以葬埋她以後他自坎地出來的時候，這奇怪的腦子差不多剩不了幾許，也就不過有幾顆金星在頭上罷了。

曾見他在街上走，昏迷的樣子，手在前面，東倒西歪的如同醉漢一般，晚上，東方市場燈亮的時候他站在一大塊玻璃門的前面，那玻璃裏面有一堆綢布和閃光的裝飾品，停立了半天，看見一雙繡鵝毛的藍絨的半截靴子。

『我知道這雙靴子使她喜歡。』他自己微笑着說；這時他也忘了他的愛人死了，還是進去買靴子。

女商人在舖子後面聽見了這一大聲；她跑了來，當她看見一人倚着賬棹發呆難受的樣子，看她的時候，她，得不敢向前，金腦人一支手拿起那雙繡鵝毛的藍靴子，一支血手拿出刮下的金子。

太太，這就是金腦人的故事。

雖然這篇是理想小說，這故事從頭至尾倒是的確的……世界上有些窮人用他們的腦子，血汗來換一點生活費，他們只以為這個不過是天天的一點痛苦罷了，但是將來他們忍受不住的時候呢？……

離家之晨

何 生

熹微的晨光，漸漸的打破了黑暗的世界；朝露稀稀，尙自殘留於初秋豐草裏。萍生尾隨着送行李的挑夫，蹣跚的在一個小市鎮外郊原中的大道上走着，兩行熱淚，好像泉水般下流，濕透了滿身襟袖，心裏的難過，簡直同插着利刃一樣。又加上挑夫從旁插入的幾句「將來作官回來」的安慰和頌揚的話，更引起萍生萬端的感觸，呵！「悲莫悲兮生別離」，這句話真是一點不錯的呵！

萍生本是一個中產階級，世家門第的青年。雖然沒有兄弟，可是父母俱存，姊妹均幼，融融洩洩，極天倫的樂事；尤其是他與夢蓮倆中間的愛情，火一般熱烈，簡直是片刻不能相離。自從結婚以來，斷橋流水，野樹荒山中留遍了足跡的浪人，一變而為閨中膩友。即使遊興偶來，也沒有那一次不是携手結伴，同出現於幽林古剎裏。沈醉於這種甜蜜生活的當中，又怎怪他不感覺到別離的難過。

也許是家庭幸福太圓滿了，所以要生出缺憾。近數年來，惡悍的土匪，竟光顧到他們鄉裏，於是乎不能不搬到人烟較小的市鎮上來。

實際說來，市鎮上更非樂地。你想靠那幾個大兵保護，那幾個大兵比土匪還要利害。

搬到那裏不久，駐軍中一個T連長打牌輸了，開張條子來要借一百元大洋。萍生

的父稅四爲一時從不出這許多錢不聽訓，於是丁一錢一錢的非石，就加到他入稅的力上，險遭他們的毒手了。

他家裏有一塊田地同屯田——清乾嘉間鳳凰道尹傅鼎用酷刑逼着人民捐出，拿來養兵禦苗的——軍法官就說是占了屯田，一頂私占的大帽子罩了下來，清高的小學教員——是時萍生任縣立小學教員，也不能不進到那軍法森嚴，威威嚇嚇的司令部裏。結果還是二百元大洋有靈，方能完事。

像這一類的事情——這種野蠻橫暴的事情，簡直同牛身上的毛樣，寫禿個七枝八枝筆，也說不盡。萍生心裏想：「在這種開無天日的地方，還能再住嗎？一個有爲的青年，還不趕快拿定志向，造成一種驚人的才能，作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就是這樣下去，恐怕不是逼死，終歸氣死。於是前年秋初，毅然決然，北入京華，以期預備一種實際的學識。父母的力阻，夢蓮的珠淚，一切一切的家庭幸福，恩愛，……都棄若敝屣，半點也不能搖動他那堅決的意志。含笑出門，奮不回顧，那時的一股雄心，直欲乘長風，衝破那層層的黑暗勢力，來造成一種新的鄉國。

萍生到京一年了，雖然是考進了F大學，一改從前嬉遊浪蕩的生活，可是常時念着堂上的親老，和弱妹，愛妻，還處於那兵戈紛擾的家鄉裏，心中何能放下！因此他決定「一年一度一歸來」，藉以安慰家庭，安慰自己，所以去年暑假，他不怕萬種艱難，萬種危險，穿過那數百里遍地皆匪的沅水流域，回家省視。

那時湘西正值川軍進退兩次蹂躪之後，又遇奇旱，赤地千里，荒災異常鉅大；一種殘破荒涼的氣象，實在令人目不忍觀。

萍生回到家時，省軍打到他們縣裏，還不上兩個月。打了幾個勝仗的大兵，用不着說：當然是氣燄萬丈，予取予求。同時長官因爲賞功的緣故，事事不能不放縱，所以地方上的招待，真感困難，捐輸供應，忙煞鄉長——萍生的父親——了。在這種劫後餘灰的小小山縣裏，不到三個月光景，連捐五次，刮盡地皮，也難湊足。加之萍生的父親，又是個舊式人物，沒有一點手腕，來作混頭的應付；所以那班有鎗階級，不斷的常時光臨大第了。

萍生看着這種情形，於是乎不好再像往年那麼閑散，天天幫着父親，辦理一切公務，上街下縣，從沒停留，舊時歡樂的家庭，充滿了無限蕭條零落的氣象。加之每次出門，常時碰着釘子，肚中的炭酸氣，積得滿緊緊的，真叫他憤滿極了。

有一次，他到縣公署裏，清算捐款賬目。會計進內報告，只聽見縣長問道：「欠款帶來了嗎？」「沒有」，會計答。縣長怒氣勃生，拍案罵道：「真是疲玩已極，押繳！」兩字，說得短促嚴厲，倒把萍生嚇一大跳。但是既然來了，又不能自由出去，只好恃着大學生的頭銜，率性撞進裏邊，把鄉間的疾苦，對着那假裝聾聵的縣長大爺，詳詳細細的陳述一番，才把「押繳」的成命收回。當時他想：如果是他父親來的話，那末早進拘留所了，還有什麼話說。

有一次，一個禁烟處長，刷了一些什麼禁烟印花票，要各鄉鄉長給他勒捐，萍生的父親，因為人民實在無力負擔，不給他們分派，於是這位處長，乘着萍生的父親因公下城時，拿出旅部參謀的資格，把他父親押下。氣得萍生滿鼻都是煙子，連夜冒雨下城，幸算是找到了幾個舊日同學的軍官們，才營救了出來。

尤其是那位土匪出身的S團長，更屬野蠻橫暴。他的團副找得幾個冤枉錢，送回家去，在路上——這一鄉和鄰縣，就是S團長的縣裏交界的地方，被強盜搶去，於是S團長，怒氣橫生，帶來兩連大兵，不分皂白，把附近一帶地方，擄個乾乾淨淨，鷄鴨不存，怒還未熄；並把鄉長押下，勒着賠償他一千五百元，才能完事。呵！空桿的鄉長，還要負保護有鎗階級的責任，這也許是民以保兵罷了。

萍生這次回家，直把肚子氣破了。

大概一個月光景，接到一位朋友的信，報告：開學期近，催他早日回京，免悞學業。霹靂一聲，倒使他難為起來了。原來他去牢那種一笑出門，奮然北上的雄心，經過這次種種的挫折，早已消滅到烏托邦去了。

他想着：「父母老了，冤枉事情又多，這種羊頭兒，不是捐款逼死，也許流彈送命；一個獨兒子，跑到數千里外的北京去念書，假使有了什麼事故，心裏怎樣下得去呢！自己同胞的姊妹，自己親愛的妻子，又都是女流，在這種兵荒馬亂之中，有誰前

來照顧呢？如果我在家中的話，我想不僅可以照顧一切，並且可以減去倚閭的遙念，和分任家庭的勞苦。處於這種的特殊狀況之下，無論是誰，都難安心遠去……

「但是一個青年，就是這樣的老死牖下完事嗎？以後這一節漫漫的日子長，就讓牠在兵戈擾攘中混過去算了嗎？就不說還要替什麼國家，社會；……作一番事業，盡一分責任，只此照顧家庭四字，試問自己如果沒有真正的本領，就能免除各種欺侮，各項壓迫嗎？……

「大好男兒！目下的痛苦，還是緊咬牙關，忍下去罷！」

想到這裏，萍生的心一橫，萍生的淚雙流了。

臨別前的一夕，他家裏預備了一席鄉味，給他餞別。

呵！臨別的酒，是多麼難了咽呵！萍生早已料到這次離家，免不了心裏難過。爲隱住人眼起見，預先選了一個背着光線下方的坐位，和父母對面坐着，夢蓮和妹等，側立兩旁。酒到數巡，旁邊的夢蓮，早已忍不住一陣心酸，先回房中去了。盈眶的眼淚，本然是躍躍欲出，有這導火線的一觸，於是萍生的眼淚，雙湧而出，不能再隱了。老父母看着這種情形，也不知不覺的流了流點老淚，滿口吩咐妹等，多斟幾杯別酒，以期「一醉解千愁」。這是今天的酒，毫無一點作用。呵！並不是今天酒壞，原來是滾熱的淚，已經滲入不少，所以效力減弱了。

那時四周空氣，逐漸淒慘起來。

靜默，靜默，就在這靜默的當中，別後的離愁和痛苦，又在腦海中翻騰了。

他想到：「大好的青年光陰，已經輕輕的在疏懶流浪中送掉，到現在腦筋遲鈍，大比昔比，學海茫茫，好容易略窺涯岸；即使小有造就，在現在這種卑污齷齪的社會裏，也未必就能見用。前途渺渺，結果如何？」是時萍生，頓切眼前一切，都變成黑洞洞的，毫無半點把握，萬種感慨，跟着離愁而來，沒心再喝酒了。

撤席了，萍生想進到自己房中，休息休息。剛跨進門，只見夢蓮好似淚人似的，側倚鏡桌面前，不住流淚；抬頭見他進房，不禁更嗚嗚的，哭出聲了，萍生當着這種淒慘的境地，想到從前的親愛，傷心熱淚，也不住往下直流了。

隨後他兩個妹妹，走進房中帶着淚來勸道：「哥哥別傷心了，讀書要緊，別離也是沒有法子。只望你努力用功，早日成功，回來得了。父母有我們侍養，嫂嫂有我們照護，請你放心！況且嫂嫂平日待我們如親妹一般，我們對她，當然也是像姊一般，千萬請你放心，別要聖念！」

只見萍生含淚答道：「那麼就勞苦你兩位罷！將來只要我有一點半點的成功，我總不會忘掉了我這兩位親愛妹妹的盛意！」

過了一會，夜漸深了。他自己也覺悟到哭也無益，同時想到現在只此一宵的團聚，於是拭乾眼淚，跑到後邊父母房中，作最後一次的談話。

時間不早了，他看見父母臉上，也垂着珠淚，於是他又想到：「站在父母跟前，或者反觸起父母憂思。」跑回自己房中，又想到：「在此遍地鏽鎗，交通梗阻的時候，明早一別，未知何年何月，再能親侍左右。」於是馬上又跑到後邊來。輪流周轉，好像是跑圈子樣。

天快明了，他早就起來，跑到後邊，向父母說：「現在天氣太熱，靠午實在不能走路，最好見有微光，男就動身，並且怕誤了碼頭開船的時刻。」

呵！他那兒是怕什麼熱呢！那兒是怕什麼誤了開船的時刻呢！原來是怕的天大明了，兩眼直垂，分別的難過。

東方漸漸發白了，於是他回到自己房中，含淚向夢蓮說：「請你珍重罷！父母方面，尚望你留心侍養！我一有功夫，馬上就寫信給你，請別聖念！」

夢蓮哭得說不出話了，微微點了點頭，送到房門口，用手扶着門沿，放聲大哭起來。

父母兩位大人，同着兩位妹妹，一直送到大門口外。萍生了住了他們不要再往外送，口裏說道：「男是出慣了門的，路上一切，都很熟悉，千萬請大人放心，保重慈體。」

又回轉頭來，向兩位妹妹說道：「諸事拜托兩位賢妹……」說到這裏，喉中哽住，

實在說不下去了。

只聽見他父親用一種戰慄的口音說道：「此去發奮用功……」也不能再說下去了。

母親扶着門沿，只叫着：「身體要緊，留心疾病」幾個字，老淚交流。

萍生那時一陣陣心酸，絞着雙淚如雨點的落兩。勉強向父母行了一個鞠躬禮，和妹等略打招呼，回轉頭來，用了十二分的力量，忍着心和挑夫，開步走去。手裏舉起帽子，時向後邊亂招，意思是表示請兩位大人，快進屋去，早上微涼，恐有感冒。

走出街口……走到田野中間了，萍生的淚，還是不絕的亂流。早上的初陽，好像無力似的，再也晒不乾這滿身的痕跡，湊上那挑夫不對勁頭的安慰，更增加萍生無限的感觸，呵！這真是

「悲莫悲兮生別離」呵！

Traineur de Pousse-pousse

Tsai Yujou (蔡毓如)

En Chine, que de pauvres gens sont réduits à exercer le dur labour. La plupart d'entre eux sans métier, n'ayant jamais reçu l'ombre d'une instruction même élémentaire, il leur faut cependant gagner la maigre pitance qui est nécessaire à la famille du tireur de pousse-pousse, et à lui-même. Incapable de faire autre chose, il commence dès ses jeunes ans à s'entraîner à la course et à résister à la fatigue, il passe son existence à traîner ces petites voitures et sur le déclin de sa vie, les cheveux déjà grisonnants, on le voit employer ses dernières forces à continuer son travail qui achève de le briser de fatigue jusqu'au moment où le corps refusant tout service, dans une rue il tombe pour ne plus se relever.

Durant toute sa vie, le traîneur de pousse-pousse mène une existence très dure. Été comme hiver, il se lève dès l'aube, et aussitôt le corps entre les brancards, il va à travers les rue à la recherche d'un client. L'été sous un soleil dardant ses rayons sur la tête du malheureux et brûlant son torse amaigri par le travail et les privations, il va, le traîneur de pousse-pousse, d'un trot

toujours égal, transporter son client de passage, et lorsqu'il est arrivé à destination, inondé de sueur, haletant, il reçoit les quelques sous qu'il a demandés avant de commencer sa course, misérables petits ronds de cuivre qu'il va économiser et augmenter pour donner à sa famille toujours nombreuse le moyen de vivre le soir et une partie du lendemain ; et le client ayant abandonné la petite voiture. Le voilà reparti, misérable, extenué ne sachant dans quel quartier éloigné on lui demandera d'aller, jusqu'au moment où la nuit venue, il va à petits pas vers la mesure qui lui sert de demeure ; alors remisant le petit véhicule chez celui qui le lui loué pour la journée, il arrive enfin chez lui, il s'affole sur un mauvais grabot et sommeil de plomo vient donner à ce corps harassé un peu de repos ce qui lui est si nécessaire pour reprendre le lendemain son travail exténuant.

Puis l'hiver arrive. Le vent et le froid remplacent les rayons de feu ; mal vêtu, obligé pour pouvoir trotter de quitter le vêtement qui l'abrite contre les intempéries, il transportes d'un point à un autre un client qui souvent riche, est, lui, bien emmitouflé dans des vêtements et des couvertures de fourures, et qui lesine encore sur les quelques tounzes qu'il devra donner au malheureux traîneur de pousse-pousse. Et c'est ainsi que l'on voit l'un de l'autre les deux membres les plus opposés de la famille humaine, l'heureux, le riche épanoui dans une de ses petites voitures que son semblable dépénailé, hâve, vêtu de haillons traîne comme s'il était devenu une bête de somme.

Terrible et bien triste tableau de la misère traînant la richesse, et de la vile servitude du pauvre a plus fortuné que lui, de cet homme qui pourtant était né l'égal de l'autre et que la faim a poussé à l'abdication presque absolue de sa liberté.

Aussi, vous qui pensez un pousse-pousse pour aller à vos affaires, où à vos plaisirs, gens fortunés qui avaient le bonheur d'aller à l'école qui avez une situation qui vous met à l'abri du besoin, qui n'avez pas le souci du lendemain, ni pour vous ni pour votre famille, ne soyez pas trop rigides vis à vis du malheureux qui traîne le pousse-pousse : pensez que c'est un homme comme vous, qu'il n'a pas eu de chance dans sa vie, qu'il travaille du plus dur des métiers pour nourrir sa famille et ne mourir de faim, et qu'en vous montrant généreux envers lui vous rachetez à ses yeux la différence de condition qui le rend un moment votre esclave, et en agissant envers cet homme avec la bonté et avec la largesse

que vous permettent votre fortune et votre rang, vous chassez de son esprit, la haine, cette mauvaise conseillère, qui souffle au déshérité de la vie la jalousie mauvaise et la révolte inhumaine.

論中國洋車夫的苦况生活

(前題譯文，蔡毓如自譯)

在中國有許多的人，只能以最艱難的勞碌職業，謀他一生的生活。在他們當中，大多數的人，恐怕連初等教育的影響都未受過，所以為他們家庭及他本身一餐之飽起見，不得不以拉車為謀食之本。這種人，除拉車之外，毫無謀生的職業。因此自他們童年時代，就以拉車終其一生的職業，同時也就備受勞苦了。所以直到暮年的時候，頭髮已然變成灰白的時候，還得用他最後的能力去拉車。這種職業，是將他身體消磨的都不能動轉，走到街上就能累死的時候，方算終了他的一生。

洋車夫一生的生活，是永遠困苦的，無冬無夏，都是天一發曉的時候，就得起來，立刻拿起車把，跑到大街小巷去，尋找買賣。在夏天的時候，炎熱的日光，射在這可憐車夫的頭上，酷烈的光線，曬在被勞力及缺乏生計所消磨瘦了的脊背上，在車夫拉着乘客跑的時候，他的速度必須一樣，及至到了目的地的時候，滿身被汗，呼吸喘吁，纔得到起初向坐客所講的幾個銅元，這種勞力的代價，必須積蓄起來，以為家中諸人晚飯及次日早飯的用度。坐客走了，可憐及衰弱的車夫，癡呆呆的尚不曉得再遇到何等主顧，跑到何處去。到了黃昏的時候，把車拉到車廠，慢慢的回到家中，躺在破壞的床上，呼呼的睡去了。這甜蜜的沉睡，可為勞力身體人的一點休息，也是翌日再拉車時的需要物。

及至嚴冬的時候，凜冽的朔風，寒酷的天氣，替待了火似的日光，洋車夫雖然已竟穿着很破舊的衣服，可是到了拉上坐客跑的時候，不能不將禦寒物脫下。乘坐的客人，多半是濫飽之家，坐在車上，都是穿着很厚的皮襖及暖衣，尚不窮苦的車夫身上，齊整區區的幾個銅元，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在人類社會中，有兩種絕對相反的階

級，有錢的就麗服意滿的坐在車上。窮苦的就隨服下氣的拉着人形如牛馬。

窮人拉着闊人！這是多麼可憐可怕的社會寫真哪！實際說起來，坐客與車夫，在他們初生的時候，同是一樣的人類，不過因窮厄所迫，使其放棄自由變為牛馬的生活罷了。

所以我們因事乘車的，或為娛樂乘車的，有幸福入學校的，沒有生計憂愁的，及沒有家庭及各人生活困苦的話同胞們。對於拉你們的可憐憫的車夫，當一視如己。不過他的命運不佳耳，他的職業雖陋，也不過是求其不為凍餓所斃耳。所以我們對待車夫，必須稍施慈惠，不可目之為奴隸，頂好我們以各人的資產及階級所可能的為我們施惠的目標，那們洋車夫也可以免生憤怒心。否則恐怕引起無產階級的嫉妬及其反抗心。

淪落客論中國洋車夫到處都是個孤單者罷

阮伯熙譯

他自己去飄泊在地球上：吾願造物主嚮導這不幸的淪落客！

我曾走過平民之中，而他們凝視着我，與我凝視了他們，但我們是決不相識的。淪落客到處都是個孤單者罷！

當日暮的時候，我常見在山洞那幾間茅屋，有蒸發氣高升着，我自說道：真幸福啊！那個在黃昏再見着他底家園，並且坐在家人們當中的人。淪落客到處都是個孤單者罷！

暴風雨驅逐的那些雲彩往何處去呢？牠們我好像牠們一樣嗎，到那一方都不要緊？淪落客到處都是個孤單者罷！

這些樹多麼的好，這些花多麼的美麗；但是絕不是我底家鄉的花木了；牠們也不和我說話。淪落客到處都是個孤單者罷！

這條小溝慢慢地在地流着，但是她潺潺的聲音，又不是我少時所聽的聲音了；牠並不在我靈魂中引起回憶來。淪落客到處都是個孤單者罷！

這些音調總是溫柔，但是牠所振起的那些憂鬱和那些悅樂，也不是我底憂鬱和悅樂。淪落客到處都是個孤單者罷！

人們曾問我：你為什麼哭呢？而我雖則對他說全沒有哭過，因為人們決非了解我的呀。淪落客到處都是個孤單者罷！

我曾見一部分的老人被孩子們圍繞着，好像一株橄欖樹和牠的新枝葉一般；但是其中沒有一個老人叫我做他的小孩，其中沒有一個孩子叫我做他的兄弟。淪落客到處都是個孤單者罷！

我曾見一部分的少女微笑，帶着一個笑容如清晨微風一樣的純潔，對着他的少年，這種愛情很像是已選作做她丈夫似的；但是沒有一個對我笑着。淪落客到處都是個孤單者罷！

我曾見一部分的少年，胸對胸，緊抱着好像他們想要他倆的生命造成一個的樣子；但是沒有一個和我握手。淪落客到處都是個孤單者罷！

祇是有朋友，夫婦，先祖和兄弟們在一個故鄉裏。淪落客到處都是個孤單者罷！不幸的淪落客啊！停止你的歎息罷：個個都是和你一樣的遠離；先祖，兄弟，夫婦，朋友，都是要過去和消滅的。

故鄉絕不是世上，人類徒然在世上找尋的；人家以這是一個故鄉，也不過是一夜的逆旅罷了。

他自己去飄泊在地球上。吾願造物主嚮導這不幸的淪落客！

一五，四，二九·譯於北京

L'exilé partout est seul. (前題原文)

Il s'en allait errant sur la terre. Que Dieu guide le pauvre exilé !

J'ai passé à travers les peuples, et ils m'ont regardé et je les ai regardés et nous ne nous sommes point reconnus. L'exilé partout est seul.

Lorsque je voyais, au déclin du jour, s'élever du creux d'un vallon la fumée de quelque chaumière, je me disais : Heureux celui qui retrouve le soir le foyer domestique, et s'y assied au milieu des siens. L'exilé partout est seul.

Où Vont ces nuages que chasse la tempête ? Elle me chasse comme eux

et nu'importe où ? L'exilé partout est seul.

Ces arbres sont beaux, ces fleurs sont belles, mais ce ne sont point les fleurs ni les arbres de mon pays : ils ne me disent rien. L'exilé partout est seul.

Ce ruisseau coule mollement dans la plaine, mais son murmure n'est pas celui qui entendit mon enfance : il ne rappelle à mon âme aucun souvenir. L'exilé partout est seul.

Ces chants sont doux, mais les tristesses et les joies qu'ils réveillent ne sont ni mes tristesses ni mes joies. L'exilé partout est seul.

On m'a demandé : Pourquoi pleurez Vons ? Et quand je l'ai dit, nul n'a pleuré parce qu'on ne me comprenait point. L'exilé partout est seul.

J'ai vu des vieillards entourés d'enfants, comme l'olivier de ces rejetons, mais aucun de ces vieillards ne m'appelait son fils, aucun de ces enfants ne m'appelait son frère. L'exilé partout est seul.

J'ai vu des jeunes filles sourire, d'un sourire aussi pur que la brise du matin, à celui que leur amour s'était choisi pour époux ; mais pas une ne m'a souri. L'exilé partout est seul.

J'ai vu des jeunes hommes, poitrine contre poitrine, s'étreindre comme

s'ils avaint voulu de deux vies ne faire qu'une vie ; mais pas un ne m'a serré la main. L'exilé partout est seul.

Il n'y a d'amis, d'épouses, des pères et frères que dans la patrie. L'exilé partout est seul.

Pauvre exilé ! cesse de gemir ; tous sont bannis comme toi : tous vaient passer et s'évanouir pères, frères, épouses, amis.

La patrie n'est point ici-bas ; l'homme vainement l'y cherche ; ce qu'il prend pour elle n'est qu'un gîte d'une nuit.

Je s'en va errant sur la terre. Que Dieu guide le pauvre exilé !

Félicité de Laménais